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折客辨學文

客有作讀傳習録辨者刻其書四卷裝潢示予予謝之曰予不能讀也予于言語株離無主客無首末無針背綿絡指不能達心而學復蒙眛如入大霧中惛惛莾莾但自作已說其于所辨之人之理豪釐不接且時時以一

已之腹強坐君子此固無容置喙者然聖賢大學豈可泯也姑記其平日往復與予所質難者數條即名之曰折客辨學文蓋以不辨辨而辨亦得焉世之好學者幸鑒之

嘗在錢唐倉吳氏宅飲次客縱論置詔不已予曰徐之子弟提一主語使我可解曰知行不偏廢纔説致良知則便無行一邊了予曰此非陽明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良知有良能何謂無行曰正惟良知有良能而專言良知可乎曰然則子不讀孟子矣孟子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何嘗言良能乎孟子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知愛敬知也愛敬即能也陽明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良知知也致良知即能也然則陽明之言孟子之言矣予嘗謂致良知三字聖學首功祇不宜為大學致知作解註耳大學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

所先後之知此在宋儒元中子已明明言之陽明但以生平所得力認作首功此如春秋賦采蘩意在薦享而聞者認作大國恤小之義各言所得非訓詁也此皆不足為言者病也

丙子秋在清和坊飲次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時平湖陸義山在坐顧而問予予曰子克耳久矣無已試再理前說可乎曰君臣父子物也以孝以忠事也陽明答顧東橋書云事父不成在父上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事

君不成在君上求只在事君之心上求殊不知事父明有個父在明明有個事父之事在事君明有個君在明明有個事君之事在若教人在心上求則舍事事物物將這心求在何處曰此但知主說而全不知有客說者也夫陽明何嘗謂無事物但有心乎事父不在父上求非無父也只在事父之心上求謂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客明明曰事父之心而主但曰心可乎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陽明謂

事物在心上求則有事物而子必謂心當在事物上求則不惟無心并無事物何則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請觀之天夫天一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者物之事也然而目不見碧落耳不辨氣候日星不知何所綴風雷不識何所發其物與其事幾乎冥絶然而即心求之而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向使必求之事物則夸父逐日有渇死已耳故閉門造車不見九道也而動合軌轍陋巷簞瓢未嘗服周冕乘殷輅也但其心不違而用

即可行若謂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則此心未通而天倫已絶何則人不能皆事君也向亦謂君在心上求故人人有君今必在君上求則君門九重求在何處即予亦嘗上公車受職然並不曾立君朝踐君陛任君事也事君之心不可求而求之事君之物與事君之事則又皆非子所有是即子一身而君臣大倫早已廢絶尚何暇嘵嘵講事物乎

嘗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

紫陽說知行俱向外求故知則格物行則求事物未免馳騖向外若與聖賢存心知性之學有所不合所以陽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對照挽之然俗儒猶嘵嘵者以為反求心性即禪學也吾謂陽明多事尚周旋俗學故有事物在心性上求一語孔孟即不然孔孟絶去事物專求心性大學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逐事物便是不在故聖賢為學專求此心孔子曰操則存非操此心乎舍則亡非言此心不可

舍乎孟子曰求放心則惟恐其舍之而專求此已舍之
心此一聖一賢斬斬截截千秋萬世又誰敢以禪學非
之惟性性亦然中庸不睹不聞此中並無事物也孟子平
旦之好惡此中並無事物可參求也故大學言心衹曰
慎獨中庸言性亦衹曰慎獨獨者獨也謂一物不交一
事不接獨有此而無有他也慎者謂即此而加之功也
然則聖賢之為學其專求心性必不容有一毫事物參
擾其間亦已明矣往者施愚山作湖西道時講學于廬

陵書院楚人楊恥庵與其徒來正作事物心性之辨恥庵咨嗟曰事物在心上求則有心有事物萬物皆備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則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矣千文曰逐物意移此在兒豎能誦之況學人乎時聞者嘈嘈而起目之為姚江之學且有昌言孔顔學徒定無心上求事物者愚山亦不省唯唯而别次日愚山自言曰講學甚難只一顔子不遷怒必不能到昨會中多人盤飧闕具吾已取官庖

責之今晨治魚不去乙吾又取責則未免遷怒矣且昨所責者誤公也今以口腹而責人公私謂何如此者將何以治之恥菴曰治之以心而已衆方愕然恥菴復徐徐舉手肅四坐云如此者請列坐各道一言可能在事物上求乎四坐數百人皆俯首無一言耳可察蠮螉半晌愚山幡然折膝曰先生言是也吾講學二十年憒憒久矣今知所歸矣時廬陵學徒有羅姓者自言先輩有從姚江舊講會中學得歌法請試之乃歌孟子牛山之

木篇衆皆悚然歌者亦慷慨悲哀涕泗被面歌畢衆各起揖謝乃罷然則儒者求心有必不能在事物上求者如此

或疑心在事物上求他無可見然夫子與仲弓言仁曰出門使民則曷嘗僅求之心不知此正求心之極功也向謂周子主靜尚非聖學以但求之靜邊耳聖人靜固求心動亦求心無時無刻而不求此心所謂無終食之間造次必是顛沛必是況出門使民乎是以出門不在

門上求曰如見大賔則并不在賔上求何也以並無賔也心也使民不在民上求曰如承大祭則並不在祭上求何也如祭非祭也心也夫出門自有事物况使民則更有使民之事與使民之物于此而不求事物則無處求事物矣立與在輿亦然世幾見事物之來可以影響倏忽一如飄風之當前鬼倀之掩至者乃曰參前曰倚衡此則非事物之求而心之求矣曰惟心之求豈不是佛曰聖與佛不同而人則同人與人不同而此心則同

此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生此心亦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言此心求此心也正心盡性大中言之存心養性孟子言之今以佛家有明心見性之說遂使聖賢正心盡性存心養性之正學反不敢道裁言心性便類佛氏坐使上天所生吾身所有千聖千賢所共講共求之心性而一旦委而歸之佛氏可乎夫佛氏不患其相類也人之不類于佛氏者何限自此心性而外即此身已自不類而況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有何一可相

類者吾儒求心有體有用佛氏求心有體無用其體同其用不同也吾儒求心有功有效佛氏求心有功無效其功同其效不同也今陽明以有體有用有功有效之學專求之心毋論陽明所求之學與佛不類即使有類于心而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全體大用弘功極效仍與佛氏毫不相類則即此求心其亦吾儒之心聖人之心矣況佛家求心單拈句子原是空求陽明求心存理去欲實是誠意即其體其功亦原有截然不同

者乎張南士嘗曰吾儒用心不同于釋然而同此心人與蟲獸則絶無一同者然而虎狼父子蜂蟻君臣其心亦尚有偶相類處今舍物求心惟恐類禪學而棄而勿求則君臣父子將必恐其類蟲獸而盡棄之是蟲獸不若也

客曰陽明致知是個做不得的但言以之事父自然大孝以之事君自然大忠以之應萬事萬物無不中節其效驗廣大如此便把聖人教人學問思辨勉強積成的

工夫一切掃盡且自説此旨埋没了數百年不知未埋没之先那一個聖人賢人曽説過曽做過無論見效不見效請陽明説出來好做個榜樣那知是斷斷没有的是斷斷做不得的曰如此則喪心病狂極矣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陽明真有知有行者事君則忠事父則孝臨事接物無不汎應而曲當如此做不得則將誰做得乎且陽明未嘗言致知是生知必迸去學問思辨勉強積漸工夫而獨致此一知也予徒以一

已之腹強坐君子固已奇矣且知之有行以行此事物也求心在事物謂當求此心于事物之間也今陽明力行已有明效陽明于事物又得大驗而反謂無論見效不見效千古聖賢無此榜樣詰使陽明自說則假使陽明自說必曰堯舜周孔其榜樣也使吾輩代陽明說必曰陽明即榜樣也萬一陽明使詰者自說恐肺腸面目大有不堪為榜樣者況近世攻陽明全屬門戶子欲傍其門戶彼門戶多人未必肯受且

至尊大聖最惡門戶視蔭之年何苦為此若謂陽明逼
拶門弟子苦苦勸人將聖賢大路從此阻絶故欲以此
救之則又杞人之憂矣予嘗作土司傳方陽明在龍塲
時土司安貴榮暴横無禮自恃從征功欲并諸官驛作
土司地陽明貽一書示之彼即歸罪恐後夫陽明何嘗
苦勸人而所至嚮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証矣嘗見貴
鄉道學有在敝郡開講肆者適敝邑有道學門徒兄弟
爭繼其人立作數千言判之陰陽反覆實不知其中有

私與否乃自此判出而兄弟各執反挑釁成隙兩相搆訟以至于死然則勸人之效誰得誰失聖賢大路誰通誰塞請平心易氣為一省之

客又曰陽明有存理去欲之説不知欲是去不得的耳目口體與生俱來無去之理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豈可去乎若作虚字説欲仁得仁是好一邊生亦我所欲是不好一邊然未有説去欲者惟佛家以六欲為六賊不可不去儒者無是也曰

存天理去人欲此舊儒嘗談未嘗始陽明也予弟拾書記一語謂欲不可去而于書記之全文仍未嘗讀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不乂曰無主乃亂乎記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不乂曰滅天理而窮人欲此大亂之道乎夫使無主以乂欲則必亂不窮天理而滅人欲則必大亂此正言欲所必去而予盡反之此非書記語也夫欲者惡之别名也存理去欲猶言為善去惡也惡可不去乎即朱子亦云好善惡惡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故易曰

閑邪存誠于實謂去其陰非也論語曰克已復禮朱子謂克去已私也葢邪惡與私無論所生非所生而必有以去之克已私則克在私而不在已去人欲則去在欲而不在人此皆于身與已並無礙者若謂耳目口體即是欲去欲即是去耳目口體則朱子謂已是身之私欲得毋克已是克身乎且欲不可在去留之間也學者用功貴在斬截吾儒言理最忌鶻突左捶而右揶則百事骪裂既謂之欲則斷無在去不去之間者夫好善不用

惡惡不去郭所以亡況在用功之際乎上蔡張仲誠讀蔡沈尚書註有道心嘗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語嘆曰此害道語也既曰人心人欲也欲可聽命乎推蔡沈之意必謂欲即心心不可去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將攻其邪心（朱子孟子註亦引此）夫心尚可攻豈不可去有賊于此律當迸逐乃不幸而引經折獄者曰此民賊也不通者遂爭之曰然則此賊不可去何也以賊是民也則將逐賊乎抑留民乎引經之不

通何以異是

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欲即是去欲未有禁絶之而尚留中者朱註猶曰克去已私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令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則是去欲之說起於朱子欲尊朱斥王而不識所尊為何等子欲附朱子朱子不屑也且儒佛不同然不礙有同者以佛有六欲而不言欲則佛有六道可不言道矣且佛祇薙

髮猶尚有耳目口鼻子何不截鼻滅口以自異于佛曉曉何為

客又曰知行兩事並無說合一者經書所說無一不以知行分作兩件如言之不出恥躬不逮其言不怍為之也難之類于知處說得緩于行處更說得急從未有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的說話惟佛家教外別傳纔有此等言語子曰予欲辨知行合一歷引言行相對者言之則以言屬知以為屬行此是書理未通之故不

足辨也只知行合一四字予前已明言之矣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孩提知愛親無所謂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愛親無所謂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說知能此只說知以知能合一也此其義紫陽亦言之紫陽註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又曰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然則陽明此言即紫陽之言而予妄謂教外别傳何與往在史館時同官尤悔庵閬題得王文成傳總

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删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予曰何言之曰知行合一聖人之學乎予曰知行合一有二說皆紫陽之言然紫陽不自踐其言而文成踐之其一說即予前所言者是也其又一說謂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陽註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當在一處亦謂之合一乃其註大學于格物則所知在物于誠意則所行又在意在物必一行而在意

必一知何也有人于此曰吾格禮節文登降所當習也吾格樂鐘鼔考擊所當事也知禮樂當行禮樂乃曰吾知在禮樂而所行在意可乎且知禮樂只知禮樂乃曰吾已知禮樂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乎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斷港絶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陽明之言不合紫陽紫陽之言不自合也武承大怒愬之總裁歸即作訐陽明一書將進之乃連具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

君子三曰陽明非道學三劉齊進同館官並起而譁之
會徐健菴庶子方入都總裁咨之健菴大驚曰陽明已
耳孝宗東林豈可令史館是非顛倒至此儻在明代京
朝內外共得以逐之矣總裁遽毀劉而罷其後武承不
甘復與湯潛菴侍讀爭辨格物上書潛菴潛菴但致書
于予竟不之答而武承已死既而文成一傳館中紛紛
有言宜道學者有言宜儒林者有言宜勲臣者總裁斷
曰勲臣而已又曰前史無道學傳惟宋有之今何必然

請無立道學名但立儒林而屏陽明之徒于其中何如衆皆唯唯獨予不謂然然而不能挽也總裁嘗召予曰聞子說知行右陽明而左紫陽有之乎曰無之從來論文成者皆謂其不合紫陽而予獨曰否請試言之鄭端簡作今言云人但知陽明大學不合紫陽然平情以觀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為是以漢儒舊本為非王弇州題正學元勲卷云陽明直指心訣以上合周程之說所未合者朱子耳嘉靖中曾以新建從祀策山西鄉試其

議有云朱子訓詁章句為不失聖人之統而已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致良知簡切痛快實有接乎孟子性善之説即其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萬歷十二年詔申時行等定論新建從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未嘗禪也或者謂崇守仁則廢朱子不知道固有互相發者且朱與陸並祀矣朱學不聞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時神廟得疏嘆曰皇祖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

雖不合宋儒其又何疑時有議進王端毅者曰今人疑文成而去端毅為其專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退而刪述六經然猶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舊儒論王學皆謂與朱學不合而獨予則倡之曰知行合一實朱子言之而王子述之且朱子不自踐其言而王子踐之是右朱學者莫如予而反曰左之何也總裁推案起曰此事非吾輩所能定也他日

總裁諸儒臣于

内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

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于諸儒有異同

也衆皆俯首頌揚而退葢至是而文成之學有定論矣

予嘗觀天童僧北遊語録載

世祖皇帝稱守仁之學有似孟子初不信其書今

皇言大哉昭昭如此然則知行合一其幸為歷代

帝王所許可豈易事乎

先仲氏嘗云天下論理論學皆不可有為而發當時攻

陽明不知何意總裁諸大臣皆抱虛公並無所為今則

頓成時局矣往讀鄭端簡集謂宸濠之變江彬許泰張忠輩既恥大功為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而忌功之徒又附和之反謂文成通濠功成詭遇當濠反時予年二十一應試杭州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濠反或稱兵變或稱寇起或稱南昌告警或稱江西巡撫被害並不及濠一字何則恐事成後受族滅也及文成檄至直曰寧王反當是時文成直以全家生命授之濠矣小人有所為倡為邪說何足惑衆王弇州史料亦云正德實録

翦抑文成功不遺餘力雖今已暴白然未有摘發當時史官握筆之心事者蓋實録之始為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玘)也楊公與王恭襄(瓊)有郄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在南贛時假提督軍務之權使宜撫勦以故前後平賊及平濠之疏皆歸功兵部一字不及内閣楊公切齒久矣費文憲久與濠忤文成平濠後未嘗薦及費亦恨之董最名忮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盡力巧詆又内忌

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媢楊貴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覯此則陽明當時議論未定亦尚有名儒大臣洞心剔骨推見隱慝使讒邪之徒無所容蔽如此況近代陋學肺肝如見稍有所為即十目十手未有不知所自者嗟乎可不慎與當時策議文成者曰新建膺閫外之寄建百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爪距之鋒柄在悍帥則悍帥攬挻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揶揄之柄在輔相則

輔相媒孽之皆極言受侮羣小之事並無一正人起為難者若同時誦揚則在朝在外比比而是皆屬君子寻嘗略記明代實録其薦從祀者一則尚書舒化左都趙錦侍郎倪光薦右通政陳瓚大理寺卿曽同亨少卿何源諭德吳中行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俞文煒龔一清陳遇文再則侍郎周子義洗馬陳于陛三則大理寺丞羅應鶴四則給事中顧問其他萬歷年詔議諸臣不可記數至若道學統宗則自餘干新會而後凡海門周氏

浮峰張氏諸學者俱以新建直接周程之統即崇禎末東林學長如念臺劉公所在講學立聖學統譜以周程張朱王五子相禪但錄朱子晚年定論于譜中以示合一即

國朝學儒如容城孫鍾元上蔡張沭輩纂聖學宗傳道一錄諸書其說亦然然則王學之在天壤昭昭如此況道學是非已定之

至尊聖鑒之中涇渭秩然譌言雖多不足揺惑吾願子

之且休也康熙丁丑閏月録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答三辨文

一孔氏三世出妻辨　一泰伯讓天下辨

一井地辨

月日平湖陳佑以同邑陸琰卓（字藴崑）三辨寄訊予耄病不能答已踰時矣猶子文輝見之謂此亦學術中事彊予口授解義且書之以便復去因存稿焉

辨

人道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倫具而人道全矣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三世出妻說不知作俑何人而家語附會之遂使萬世聖人竟缺五倫之一程子以為出於漢儒謬說真知言也追厥所由秖誤解檀弓不喪出母之出字始

答

方今士林有文人而無學人能作是辨鮮矣況辱遠訊

焉敢不答弟有不能不直答者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
並無君臣夫婦朋友此在尚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
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氏註中庸錯認五達
道為五倫以致沿誤此不可不考正者
若以孔氏三世出妻為疑則其説出于檀弓家語諸書
六經惟三禮最巨信家語出于王肅家大不足據但不
當臆斷墮宋人説經習氣如謂聖人不宜缺夫婦一倫
則在真五倫止五人也然而堯有兄摯有子朱而舜且

父頑母嚚弟傲子商均不肖于五人無一全焉可曰堯舜非聖人乎

如程氏謂孔門出妻出于漢儒謬說則檀弓家語並皆戰國人所作非漢人也明明有張罪而故刑李尤不可也若謂惧解檀弓出母之出字則檀弓自誤容有之無惧解也

辨

不知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猶今所云生母耳子思曰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子上之出母庶非嫡妻故子
思不使喪之猒于嫡也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
縁既葬除之不敢並尊于嫡也王子母死其傅請數月
之喪可証也

答

古禮並稱被出之母為出母並無以生母為出母者此
並非誤稱且亦並無溷稱也若以生母為庶母則尤不
可生者就其所生而言之若庶母則嫡子之稱猶言諸

母爾幾有為其所生而可稱其母為庶母者且本文明云此原是伋妻故當為白母今已出非伋妻矣白安得母之則此不為妻從出母言若指妾則非伋妻者正是白母何則其生母也生母正其母而反曰不為白也母則又何說且生母之服未嘗厭于嫡也古喪服禮祇屈于父而不屈于母父在則嫡母亦在所屈禮父在為母期是也若嫡母則何所厭屈惟朱氏註孟子杜撰無學謂厭于嫡母此千古笑話今襲孟子註并引儀禮公子

為母喪服文而亦斷之曰不敢並尊于嫡則豈可訓且
儀禮所稱公子是諸侯之子一如孟子所稱王子者與
大夫士又不同故既葬除服若大夫則父在當為其母
大功士則父在當為其母期子思士也能使其子弗服
生母喪乎正惟子上之母是被出之母可服可不服故
姑且已之此與子思喪嫁母鄭志載張逸問答考核服
制彼此未定一類若生母則父在服期父沒三年禮文
具在而子思獨廢禮而弗使服喪亂矣

辨

伯魚之母死孔子使之喪生母之喪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至期而猶哭則幾于匹嫡矣故嘆其甚而魚遂除之

孔子十九歲娶幵官氏六十六歲幵官氏卒則孔子無出妻事

答

惟出母可服可不服故有隆汙若生母服喪在禮不在

道矣且孔子十九娶幵官氏諸書有之若六十六歲而幵官氏卒則祇見闕里志係後人所撰不足據矣若史記家語則較可信于闕里志者然云孔子十九娶幵官氏二十而生伯魚向使伯魚是庶母所生則十九所娶者妻也而期年所生又是妾子將孔子甫及冠而一年之間妻妾並娶豈有此理

辨

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以為庶氏之母不

當哭于孔氏之廟其曰庶正所以別于嫡也故子思受過而哭于他室而解者以為伯魚死其妻嫁于庶氏不知又何據也按伯魚年五十而卒其妻亦應四十餘矣四十餘改嫁此在恒人猶無之而謂聖門反有是乎若以死于衛遂解為嫁于庶氏則子思嘗仕衛其母獨不得從其子而受養乎且既云嫁矣則與廟絶矣胡為柳若猶以四方觀禮而欲其慎之也此皆自相矛盾不通情理之論而二千餘年曽無一人駁正之者

答

此適有庶氏遂疑為庶母之誤不知庶母不得稱庶氏且庶氏與孔氏對文明是庶姓不是庶母况庶母焉得不哭廟禮凡妾先死必中一而祔于妾祖姑傍無妾祖姑則又中一而祔之高妾祖姑之傍是廟原有妾而後妾之主又得祔入庶妾當祭廟矣誰謂不當哭于廟特孔門皆出母而此又稱作嫁母似乎有誤但不容哭廟則雖非嫁母而出母或容有之故前儒亦僥疑義而未

敢定若云改嫁則伯魚五十而死豈有四十餘歳之婦而尚再醮者一語斷定無疑也至于檀弓之矛盾不止四方觀禮一語既曰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則思不在衛故以訃來且云哭于廟則惟魯有孔廟是時子思在魯不在衛明矣乃又以柳若衛人戒思愼禮是思哭在魯而戒思之人則又在衛真矛盾也且子思衹哭耳即不然亦衹以齊衰期服喪服已耳而乃以禮與財較量厚薄是以含歛棺槨為言一如凡子之喪母者是

又矛盾也來辨矛盾二字已啟其扃而尚未發覆然惟此節最明快故曰六經惟三禮叵信何況家語但當有實據窮極根柢不然宋人杜撰無益也

又辨

泰伯三以天下讓朱註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知何為却有讓周之說據朱子明註季歴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歴以及昌此本註也有疑閟宮詩人為推

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未知是不從甚事小註如此夫朱子下字斟酌盡善豈無其志而肯故入古人之罪耶

答

泰伯所讓是讓季歷則不必云讓周而自不得有他讓此在漢迄今由註疏以及行文家無異詞者獨朱氏一人倡言讓商此是武斷而反謂讓周之說不知所由此

是何解凡人不讀書欲造說以說古事亦當就本事略一諦觀從來三代世系載之國史本紀者自有明文乃本紀云泰伯亡之荊蠻以讓季歷則讓字有實落矣孔子是言正因史文讓字推言之而曰豈止讓弟國哉此經文來歷蛛絲馬跡極瞭然者是以漢儒去古未遠即三讓三字亦有實落如一採藥二聞訃三斷髮類在王鄭輩皆能言之雖不必盡信然讓則無他解矣

故先仲氏謂朱氏說經總不顧前後不惟亂經意即已意

亦自亂太王以季歷生昌而謂爲可興不過痛巳亡國其
偉圖存並不敢稍覬此全盛之大商而朱氏以爲志欲翦
商則其所云能翦商而欲傳位者正季歷也泰伯欲讓商
而反逃之以使之必傳此能翦商之季歷可謂讓商乎
乃杜撰無理自造故事又且自加解辨以曲爲回護而
究之一往紕繆徒爲經禍如註云太王有翦商之志泰
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夫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此魯頌文也忽添之志二字於其下已自不通乃又撮

春秋傳泰伯不從四字以接之則不通彌甚按之志二字猶徒抱其志而未甞翦及另造一說則太王直自翦之其説云閟宫翦商有謂詩人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説不應下實始翦商語翦商是周人説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信然則太王自翦商矣夫翦者滅也謂滅商也太王何甞滅商豈曽以翦刀翦商幾刀乎太王為狄滅尚不能翦狄幾刀而謂能翦商直夢囈中語然且謂周人自説周人自誣祖亦甞就本詩一

讀之乎此詩係魯僖祭嫄廟而史克作詩雖是周人然
周人之通者也翦者滅也滅商者武王也武王之滅商
實從太王始基之此猶武成云我太王肇基王迹肇者
始也王迹者武王滅商之迹也肇基王迹正是實始翦
商一史克言之一是武王自言之爾誣他他不誣祖也
若泰伯不從直接太王有翦商之志則尤為不通夫古
經未易讀也泰伯不從出之春秋傳宮之奇諫虞公語
其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不

從接太王之昭原自難解然正須解說以求經義乃强
接之翦商之志之下而于本文仍不解反曰左氏分明
說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夫秖有志而不從已不可訓
勢必添不從父命為言而父命二字又添不出何則古
兄弟讓國惟泰伯與夷齊而夷齊有父命故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而泰伯無父命故前儒註經者惟恐有誤
特于論語正義專下一疏曰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之
而未有命竟以未有命三字絶之其慎重如此朱氏既

無學識又堅愎自用反為回護曰不從個甚事葢原不解春秋傳不從之義而復強抵一句一似伯之不從舍從父一事便無他事可解者

不知泰伯不從陡接太王之昭句正讓弟實解而世罕識者古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而孔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然而同昭同穆中有先後焉先後定而位次因之順其位次謂之從倒其位次謂之逆故春秋文二年經書躋僖公而國語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正

謂閔僖兄弟閔先立僖後立而升僖于閔非昭穆位次也孔子譏之曰縱逆祀所謂逆也其後定九年經書從祀先公則以陽貨是時易閔僖之位而順祀之即謂之從從者順也所謂順而從之也今泰伯季歷同為太王穆考之昭而不依長次舉國讓弟謂之逆而不順不順即不從故曰不從同昭之位次而不嗣周國此正讓周讓弟實解而舉世不識何也

辨

意伯此時隱憂惻怛必忱思以感之不能則幾諫以動之正諫以格之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也況君臣間乎伯于此時惟有逃之一着而然後父子恩全君臣義盡非陷父不義也

答

此直推廣朱氏說而縱言之宋人經禍當此益浸淫矣古事人多不曉然亦顯顯在人而人並不講且並不體察如伯與夷齊其事亦何嘗秘密而皆不能察其苦心

覩伯夷傳云其父死叔齊讓伯夷是兩人之逃必父死而後行之其生前隱諱必不敢悻悻求去以見諸形跡當何如者惟伯亦然伯深體父意而隱忍不發至太王疾亟而後托採藥而幡然去之此並是實事而乃儼然撰事曰幾諫曰正諫父子兄弟幾幾閧市出一門矣曾宋儒經禍而可尤效之如此

又辨

井地之制在夏商以前不可考矣即夏商以後有貢助

名而其為五十七十百畝之制則全不能解夫經界有定規溝涂有成域各自少而變多必將移易其封植更改其疆畎煩擾已甚竊意夏后氏時洚洞方平人民尚少一夫五十不過隨其力之所至地之所出所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其間溝洫道涂必尚廣裕廣裕則必有閒田隙地棄之無用故周家百畝之徹因之以成大抵因商之舊斟酌其溝洫道涂五等之廣狹而蓄壅而墾闢之夏

商尺度已無可考周人以八寸為尺履畝而計則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而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四則之水分廣陿而蓄壅之徑廣容牛馬行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分廣陿而墾闢之又可得十畝有奇則井形悉仍商舊不必有改作之勞而周人百畝可按數得矣

答

井地創于黃帝古有明文乃朱氏獨曰商始為井制無論

毛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一成一旅王制夫三為屋屋三為井總夏后氏制而即辨中所開溝深廣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諸水出之遂人職文者皆夏后氏親治之虞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論語亦遂云禹盡力溝洫是明明夏有井制而註孟子者敢曰井制始商將欲舉毛詩虞書春秋傳禮記周禮考工記并所註論語而盡付之祖龍可乎且其所云夏后氏時洚洞初開人民尚少至商後始漸次開闢亦未是也夏后非洪荒之世洚洞為灾不過丁

數百年治亂一轉運耳故阨運未幾而即已平復如禹
貢記揚州之貢曰厥田惟下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
同正言井制有九等之田九等之賦九等任墾之人而
耕作十三年後盡復如舊所云十三年者並是堯年即
舜年五十載亦尚未及何況夏后氏故此一說在前儒
亦曾言之總無當也
乃若以尺度減短作朝三暮四之説前亦有之然未經
推算今既推算則應有實數而仍然不合如云商人七

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此大謬者
據商七十畝以周尺八寸計之當云準七不當云準九
夏制夫九為井以八準九不能合五十且既夏商尺無
考何得以今尺作商畝之準且以八準九則所伸十八
合之猶是九十畝不得云幾當周九十畝也夫必減尺
度以伸畝數則以周八寸之尺準商人七十畝之數八
七五十六先以五十六畝抵商七十而所餘一十四畝
又得伸二百八十步增出二畝八分之數合之可得八

十六畝八分然欲以之抵周人百畝則究竟不合又且
畝數以步準不以尺準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則在
商必六尺為步步七十為畝猶之今制六尺為弓弓二
百四十為畝但改弓步而不改尺數似乎地畝長短全
非尺度所能限者
乃又于減尺之外另欲壅溝洫闢涂路以為增畝之法
因引遂人職文謂井地水道有遂溝五等可填水兩傍
以拓之井地經界有徑畛五等又可鏟界兩傍以恢之

則頫擾滋甚從來水道通塞陿者可使廣而廣者反不能使陿況以丈尺之水欲但存中流而畚土以填其兩傍則世無此事若欲削涂路則車徒牛馬量所行以定廣陿自容牛容馬容一軌以至容二軌容三軌矩步截然縱善鏟削欲其削車軌鏟牛馬足毀成法以㤩此尺寸之土勢又不能向以為改疆界變封植由五十以更七十百畝力有難為故刻求良法而令此變更仍然不減又且有大難通者人第知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倍之廣八尺深八尺即謂之洫亦知溝附于井止得十夫千畝之地而進而為洫即為方十里之成為百夫萬畝之地而進而為澮即又為方百里之同為千夫十萬畝之地能割此水邊幾尺路邊幾尺以分給此方百里千夫之家使各成百畝以合充此十萬畝之數雖鬼神在前亦且却步而猶曰可得十畝有奇吾不知此十畝有奇之地從幾溝幾徑得之而得之而分給之千夫之井中將安給也此又難通之甚者也

釋二辨文

一辨三族

一辨叔嫂無服

予歸草堂與莫子蕙先覩歸安鄭芷畦所寄婚禮經典叅同謂士婚禮于請期一條有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是父母兄弟子言幸無此三族意外喪服可以擇吉行嫁娶禮據此文則三族祇身族上下斷非父族母族妻族之説何則以母妻黨服僅功緦之末不礙嫁娶也況六經稱九族皆註高祖至玄孫之

親並不傍及親黨豈有三族反傍及者其説甚善會張
風林從館來咸集草堂坐客因嘆自循蜚至三代何許
年歲雖苗民播惡不及族誅而暴秦倡之致斯高之徒
延及親黨一何酷烈而風林曰不然雖暴秦亦無此事
案史記秦紀文公二十年倡族誅法張晏曰三族父母
兄弟子則正與士禮同惟如淳無籍妄註為父母妻三
族然其言無驗在當時已不行其説觀李斯誅咸陽市
無父母兄弟則祇及其子所謂牽犬上東門者正父子

受誅時語況如淳不學但悖誕立說即註史記而不識史記記于張耳傳趙相貫高明云人孰不愛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肯以王易吾親哉實實以三族指父母妻子此是史記大文無容更註也且三族二字不止見士禮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明指親族而仲尼燕居直曰閨門之内三族不和世無母妻二黨在閨門内者此尚何疑惑而舉世夢夢至今未了予因念儒說為禍宋明實甚而前儒已開之雖毫

荒健忘胸無一字猶記九經之註早已明白然亦有異義如夏侯勝歐陽和伯釋書九族誤據爾雅釋親以母妻二黨可稱兄弟且詩有兄弟婚姻語遂解九族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為九其說與如淳不異而又推廣之殊不知爾雅所釋謂母妻二黨雖繫親串然引而近之可有此稱並不以此釋族屬若角弓所云則正以族屬疎遠致等九族于婚姻故戒胥遠覬平王不親九族而詩直刺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可驗也且以九

族分三黨尤極無理即一父女昆弟適人者子即姑子也姑子視舅子猶之舅子視姑子一例也則母族中亦宜添出母昆弟之子一族而今又無有若母之父母為一族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又為一族則何以母父母祇一族而妻之父母則分而為二此直是孩稚無稽喪心狂病之言可一笑擲之者但三族九族既繫經學且厚繫國事不敢不藉此辨定以了其說世亦知三族九族歷見經史而三九之外尚有五族七族乎喪服小記

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謂己上及父下及子三也又以父及祖以子及孫五也此三之推為五也若五之為九則中已包七而略言之乃儒説便云曾高同齊衰曾玄同緦麻故無七族及讀史記鄒陽傳則云荆軻湛七族而張晏亦註曰七族上自曾祖下至曾孫若然則三五七九皆親族矣葢同姓為族異姓為黨故爾雅于内宗曰族于母妻曰黨禮稱母之黨妻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及㚖女氏之黨無稱族者大抵族與氏相聯國君

傳族每一君為一族如曰桓莊之族桓戴之族有時分氏為族如高陽一氏而分為一十六族然合之止高陽一氏有時分族為氏如魯桓一君而分為孟孫叔孫季孫三氏然合之止為桓族他氏皆不得而叅預其間然且族有寡多而總以服為之斷自三至五自五至七至九總皆以服推及之若但以族言則鄭之七穆初祗罕駟與國氏游氏而後復分為子南少正諸氏皆穆族也魯之三桓初但有孟叔季氏而後漸分為子服為南宮

為叔仲公彌諸氏皆桓族也然則族亦頗多矣惟三族服始九族服盡以是為斷則族屬雖繁而各有限制雖族誅之法三古迄今早已廢絶不必更為過慮而儒者論學最貴嚴確亦安可使天地之間有無稽亂道至于如此

古叔嫂無服至唐初變制始有小功之服見開元禮此在學禮家皆能言之近歸安鄭芷畦作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有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夫

為兄弟服期而妻降大功為從兄弟服大功而妻降小功類如是則叔嫂有服矣將欲據此文一雪從前言禮之誤子與莫子蕙先見而疑之謂士禮大功傳明言叔嫂無服且故為問答以著明之豈有一傳一記自相矛盾之理時張風林在坐曰此但以恒稱兄弟解士禮非士禮例也士禮自有例凡恒稱兄弟者皆變稱昆弟如同父之子曰昆弟從父之子曰從昆弟以至從祖昆弟族昆弟而凡同姓之所為伯仲者盡之矣若兄弟二字

則不論同姓異姓與凡繫屬之稍疏而有服制者皆得稱之故鄭氏于大夫之子于兄弟降等文註曰兄弟猶言族親是也然必有功緦末服一如從祖昆弟族昆弟者始當其稱故傳曰小功兄弟之服也若記則直引傳作問答以明其說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其說之再三而確鑿如此似未可以恒稱兄弟強解之矣但此條兄弟在賈公彥疏單指是夫之從母之類則頗費解按從母係母之姊妹其不他及者據疏

云妻從夫服其親族在前傳已有諸祖父母外祖父母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類凡傳之所載記不重出故弟補此親以類推之則但舉從母所以補其闕非謂族親止從母也此說良是特明稱兄弟何以同姓異姓男氏女氏皆得稱之予曰周官春官以飲食親宗族兄弟而秋官刑族人亦曰不使國人慮我兄弟則宗族稱兄弟固也若爾雅釋親曰母黨妻黨為兄弟又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則即此數語而異姓男女

稱兄弟皆可見焉且他經亦有之不讀詩乎王不親九族而詩曰終遠兄弟此宗族兄弟也乃王舉族燕以異姓為賓客而詩曰兄弟具來曰兄弟甥舅是公族與賓客皆兄弟也然且古有飫禮國語每歲必飫或祭畢行飫大抵以宰夫為主異姓為客王與族人飫于堂后與内宗之屬飫于房内外交飫然而常棣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男氏女氏俱兄弟也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觀音保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辨聖學非道學文

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為學而學進於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即或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如所云君子學道小人學道葢以學該道而不以道該學其在論語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在學

記則曰人不學不知道如是而已

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不能羣萃州處朝夕肄業以成其學事祇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道學者雖曰以道為學實道家之學也

故隋書經籍志明云黄帝大道但傳之其人而不立師說惟漢時曹參薦葢公能言黄老而文帝師之于是有道學一派倡始兩漢而魏晉以降六季最盛如陳書儒

林傳載梁簡文嘗置宴殿堂集玄儒兩家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此正清言肆出道學盛行之際然猶玄儒兩判無淆雜者

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為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瑯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宋儒言理始此

逮至北宋而陳摶以華山道士自號希夷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

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與程顥兄弟師之遂篡道教于儒書之間其說詳見于河洛原舛及太極遺議諸文又佛書禪源詮集亦載太極圖名向挈耶識相傳周濂溪亦受之了元禪師者今遺議不載至南宋朱熹直勾史官洪邁為陳搏特立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為幸如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

勝慚懼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為非聖學斷斷如也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學而予頗爭之謂道學異學不宜有陽明然陽明故儒也時徐司寇聞予言問道學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其弟監修公暨史館總裁削道學名敕明史不立道學傳祇立儒林傳而以陽明隸勳爵出儒林外于是道學之名則

從此削去為之一快當是時予辨陽明學總裁啟奏賴
皇上聖明直諭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
同也于是衆論始定即史官尤侗作陽明傳其後史斷
亦敢坦坦以共學適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明特聖學
何在則終無實指之者
予謂聖學之中原該道字初學聖人衹謂之學學聖既
成即謂之道學者道之始道者學之終既非兩途又非
兩事且並無兩功夫第從事于此而學在是道即在是

焉是以聖學聖道只在忠恕雖子告子貢多學一貫祇是學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貫則全現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忠者中也執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當時所稱道經者而聖門諸徒則皆受之以為學是忠恕二字合之道經十六字舉千聖百王賢愚治亂古今一貫者而祇以精一允執成學者之事則聖學之該聖道概可見矣

然且允執之中全在去人心盡屏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推其道心是道全藉學而忠又全藉乎恕道學忠恕總是一貫是以曾子忠恕曰吾道曰夫子之道一何鄭重而子貢以學該之祇一恕字如子貢曰一言而終身行一貫也道也曰其恕乎則祇恕也且以不欲勿施八字示之曰學恕已也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而進乎道也曰非爾所及也恕固可進道而時則未也須學也乃終以博施濟衆為聖仁堯舜

推忠行恕立聖道之極而夫子終以能近取譬歸之强恕謂忠之必藉乎恕道之必藉乎學有如此

道學則不然並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静清静教也曰立極無極之宗也曰涵養用敬則養以毓其氣敬以定其神禄秘之事也世無審動静操主宰且禄秘神氣而可云行聖學入聖道者至南宋云格物窮理則又竊儒書名目以隂抒其萬物之奥聖人至賾之道教其並非儒學早已顯著乃一闢聖道夫子之道而

相顧茫然徒以萬殊一本當之夫萬殊一本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憬然矣乃猶疑借端曰此不過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夫明指本心明明以學道一貫直本之堯舜以來共推共執之道心而猶曰借端是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知學得乎

況博施濟衆正推己之極為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並不高遠

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已必至成物論語修已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博施濟衆正聖道之成為聖學中所有事而乃以子貢徒事高遠斥之則毫釐不知學道者故曰道學非聖學大須辨也

然且以能近取譬亦作借端謂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夫推心取譬

求進聖仁亦甚平易切實何至如指月怳惚盡付借境況忠恕既借取譬又借一身所有並無着落七尺男子直等之隣人之醯已屬怪事又且指月之解出自圓覺經脩多羅教不惟道學兼唱佛說及其唱畢久之又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翻然出席如此行逕直是佛氏舉動以宗門而行道教聖學掃地盡矣

若聖道聖學諸書一貫論語一部無非忠恕之道且無非恕學其在前文已明白可見矣乃以大學言誠意忠

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學為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而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乎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亦即學也于是成己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

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道也反身而誠則忠恕也然而强恕而行只是恕字蓋學也而道在其中焉自孔孟不作道學專行聖道聖學其不明于世者越七百年于兹矣今一旦指出上自堯舜下及孔孟始終本末到處一貫時時可見人人可行無借無雜不疑不惑學以致道庶幾無媿後有學者其亦從此而進求焉可耳

辨忠臣不徒死文

忠者事君之則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以者用也謂事君則用之然而何以用忠則經無明文惟春秋傳曰凡忠者于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即謂之忠一似用忠不一凡所為之事苟利君國則無論大小難易無往不可以見忠是以韓詩有云以道化君為上忠以德調君為次忠而春秋傳又曰楚子囊臨死一言不忘社稷便可謂忠故忠臣已事自唐虞至春秋不多概見乃由龍逢比干外經傳罕有祇左傳稱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推為忠臣論語問令尹子文仕已不喜慍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而夫子特許其忠夫弟家無私畜與不私其官不忘諸官政亦初無化君之大衛社稷之重而六經表忠以此推首則夫事關君國隨地見忠其不擇細小并無一定斷可知也

乃不學之徒誤讀子夏所云事君能致其身語而謂為捐軀夫致身者服勤致死以身許國之謂也而捐軀也乎且誤認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為忠臣之事夫志士仁

人隨在立名凡君親兄友與一身名行皆是也而止忠
臣之事也乎乃後儒無賴竟鑿然以必死歸之忠臣如
魏徵有云但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語一似忠臣止有
死者夫忠臣不必死前亦既言之矣然而間有死者則
必厚係于君事與國事而不得已而後死之未有君死
亦死徒死其身而于君國兩無與而可言忠者禮記
明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殺其身無益
于君則不為也蓋死君死國至不得已而死之謂之殉

難不謂之殉死其殉難奈何

一曰死諫龍逄比干是也三代忠臣此為最著也然而韓詩以周公相孺子管仲相桓公俱不必死因有以伍員伏劒為死怨而汲黯戇直反得與東方諷諫同享忠名是死亦忠不死亦忠伊管不死不必遂遠遜逄干下也

一曰以死衛君齊無知弑襄公徒人費禦賊而死于門嵇紹以晉帝蒙塵挺身捍衛而端冕而死此死君之無

可議者顧公叔文子衛侯親許其以身捍君可不謂忠

司馬續漢書極稱楊仁忠勇能持戟以嚴衛宮門弟文

子與仁未嘗死也

若夫齊逢丑父以貌類頃公而代公死漢之紀信假漢

王之車以代漢王此皆身代君死者其亦忠矣然猶曰

此必君倖幸與齊孟陽代諸兒同故左氏與漢史俱未

稱之

至于晉愍受毒登床哀號宋欽褫衣抱持哭泣此死君

難者豫讓圖趙氏不憚漆身高漸離觸祖龍甘矐其目此為君復讎者然而晏嬰不死君難家語稱晏嬰忠臣張良復讎不死人尚稱張留侯始終忠于韓者凡此者雖皆殉難而死皆不得已而後死豈曰非忠然而有不死而亦仍曰忠以為無益于君則雖死不死固有懸殊而其為無益則無以異也

況夫國事多端殉難不一齊莊公襲莒而杞梁死之魯師戰乘丘而縣賁父死之此轉戰而死于鬬者然未嘗

與我戰則克者有等差也張巡守睢陽而百折不回李
玄通管定州而屢誘無所詘此保地而死于守者然不
必與開疆辟土者分同異也
是故忠臣大節最重託孤荀息立奚齊卓子當濟忠貞
然而季友之忠歷立般立閔而此身凝然不少動至散
輔諸公子亡臣孤趙輩不失為忠而召忽殉難夫子反
等之匹夫匹婦之諒其死重有益而不重無益至于如
此

至若宋人文信國謝枋得之死雖止一身名行不關係國事然大節所在不是徒死正是殉難與齊王蠋之死燕師漢龔勝之死新莽之召前後一轍特是魯連不帝秦王裒不事晉不皆身死且秖名義士不名忠臣此與殉國難亦微有别者

向時從六經諸子求一唐虞三代忠臣國亡身死者而必不可得無已庶或以夷齊當之然殊不相類按夷齊避紂久已歸周並非以商亡作殉死計者秖因諫周不

合幾被殺身則義不可留因逃首陽然且採薇而食並未求死即死亦有為而死與今所云國亡身死者大别且此正是義士不是忠臣又且當時未必死論語祇稱餓首陽不稱餓死其曰死者郭象曰莊子之誤也

乃自宋以後皆謂忠臣必死且無故而死並未嘗殉難而祇是殉死謂之徒死夫父子不殉死禮有明文滅性傷生等之不孝若君臣殉死則三良殉秦詩人以婦寺目之未有徒死稱忠臣者而乃禮教不明江河日下無

論在官在籍祇君死亦死國亡亦亡但知以一死塞責全不計與君事國事毫釐有益與否此則唐虞以後宋元以前並無此等不待言也

然且身不在官名未通籍以無何之人苟非韋布即是襏襫目不見君王足不履殿陛亦復棄父母拋妻子以覓一死夫事君以忠謂事君則用之幾有不事君而亦用此者不讀孟子乎以顏淵而救民飢溺亦有何害乃論者譏之至比之披髮而救鄉鄰之鬭題之曰惑夫惑

者在本身為狂惑行事迷亂而在旁人則為駭惑以為
凡事有分伊何人斯可妄作至此令無端求死以生前
限分必不許其得共事者而今且挺身而入公然身死
則其為狂惑為駭惑宜何如者乃今作表忠記者多載
此等且更以用兵所在不幸冒刃者皆稱忠臣如此則
長平之卒盡國殤矣顧作表忠者假冠予序恐觀者不
諒謂顛倒名義自我輩始則冤抑尤甚故予于通辨之
末一併及之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二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古繼嗣一禮從無明文所可考者惟

天子繼嗣雖經史亦無明文然自帝紀夏中康商太丁漢史惠文昭宣後尚有宋濮議明大禮聚訟不已此固無容議者

諸侯繼嗣

中庸繼絶世所以懷諸侯也　論語興滅國繼絶世俱以諸侯言

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鄭註大人諸侯也　正義曰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也

史世家吳泰伯為吳君無子而卒弟仲雍繼之此繼爵也及武王克商始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為後而别封周章之弟仲于虞名虞仲奉仲雍祀此謂繼絶

宗子繼嗣

喪服小記大傳俱有曰別子為祖謂諸侯長子為君其次子名別子使別立一宗而自我作祖繼別為宗而世世繼之名為大宗即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自次子後諸子但父子相繼各自立一宗而並統于大宗為一族則名小宗今多誤解詳見大小宗通繹

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為人後者必後大宗

公羊傳註曰大宗無後不可絕小宗無後當絕

喪大記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宗子之子若殤而死猶當繼殤然而殤子無繼禮則凡為宗子殤後者仍繼殤子之父而但以殤服服殤者其委曲如此

此三者有繼絶禮餘無繼者　射義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為司正有曰與為人後者不入與者干預也正以當時公族大夫不繼嗣有干預繼諸侯者謂之支庶入繼干預繼大宗者謂之繼别之後皆不使入射蓺專指此二者言雜記云大夫無子則但為置後正義曰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為喪主一若為之後者而喪畢即撤仍不立後謂之置後若宗子則立後矣他大夫之子不拘同異姓撤者還使歸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大夫士庶凡有喪者　正義曰主所以接賓無則攝之若無後則身自絶嗣何關于人故可

無後也

然且攝主有制若本族無主必不令妻黨得以攝之雜記曰如無主則東西南北家主之無有則里尹里長主之其嚴如此

他若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為後左傳不可使叔段無後于鄭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皆繼爵非繼人者

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二者則有何繼嗣而民俗

紛紛終年爭繼且造為律文有以長繼長絶幼不絶長諸説勒為金科致殘害骨肉攘奪財産訐訟不已一如六季諸王爭簒有所云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則慘毒極矣今試以律考之其必繼絶者惟

官員襲廕 此與封建時諸侯繼絶相等

律 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則然後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如不依倫次攙越冒襲者杖一百徒三年

軍官襲職辦事

其律如前如異姓養子詐冒承襲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者同罪

丁役

此條在兵律即唐人相沿庸調一法大抵重有子而規避不先立者故不稱繼嫡子法而反稱立嫡子違法責其不遵法預立以承丁役開手便云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葢罪其規避也隨又云如嫡子年五十以上無子而不立庶子者罪亦同即亡子者已立同宗之子為子

而是子捨之而去罪且加等是此一兵律專責有子而違法不立未嘗責無子而令繼立者是繼立之律惟此三者而皆與民俗繼嗣絶不相干則律無繼嗣文有明據也

乃律既無文而會典所載且有庶民之家不必立繼二語則顯與禮合惟條例有許民繼嗣一條謂無子家有願承繼者許之然必昭穆相當先儘同父周親及子姪之有服者如俱無方許及同姓遠房聽其擇立並不許

同姓紊昭穆及異姓亂宗祧則秖是願繼之家倘告官司則官司許之非律令也

然且此許繼之子若不得于所繼之親即許其告官別立則是其所已繼者意苟不欲尚得告官司而棄絕之況未繼者則是繼嗣之文在條例亦秖此一節而即此一節中亦且官許其繼亦官許其絕其為不必繼亦甚了了而民俗險薄必妄捏無影響之律例以脅制官司而官司不察亦並不實據律例以折此獄致無子之家

稍有財産必多方訟訐極至戕害周親雖人亡産絶而恬不知怪盡亦就禮律兩文一省覩之

古今無慶生日文

古有賀生文無慶生日文其有賀生文何也自昔帝王聖賢必表其所生之地與生時之瑞如

孟子舜生于諸馮

帝王世紀尭母慶都出觀三河寄于祁氏家有神感之懷孕十四月而生尭故尭姓伊祁氏

世本禹母修已吞神珠如薏苡胷坼生禹

毛詩正義契母簡狄以玄鳥至日吞鳦卵生契稷母姜嫄以祀高禖日之野履巨人跡欣而生稷此似皆有生日者然是契稷受生日非生契稷日也故俗儒無學誤以誕彌厥月爲生稷之日因以生日稱誕彌不知彌作滿解秖懷孕滿其月不惟非生日并非生後滿月如晬日者也

即漢後諸史亦多載此等如史本紀稱漢高母劉媼息

大澤之陂雷電晦冥若有蛟龍覆其上生高帝焉

南史梁張后方孕吞菖蒲花生武帝

隋文帝生時紫氣集庭

他若詩非熊非羆男子之祥禮生男則設弧門左

晉賈充生時有充閭之兆陳徐陵母夢五色鳳集肩唐

李白母夢長庚星入懷類

因而有賀生之禮如漢盧綰傳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

以羊酒賀兩家秪是賀初生非慶生日也

又且古有祝壽文亦並無慶生日文如華封人三祝曰多壽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周人九如頌曰如南山之壽皆非生日進此頌者若雅頌所載則隨地稱祝如棫樸以官人而曰周王壽考行葦以賓客飲射而曰以翼壽耇載見以諸侯朝王而曰以介眉壽江漢以方伯征伐而曰天子萬壽閟宫以祭廟述祖德而曰俾爾壽而富楚茨信南山以祀田祖禱歳而曰壽考萬年曰曾孫壽考並與生日無與焉

即或實以引年加禮如六十杖鄉七十杖國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類或自為宴會以私誌慶幸如唐白傅作香山九老社宋宋琪輩有至道九老社以及文彥博有耆英會司馬温公有真率會類要皆重年歲不重生日故漢後倣古引年如漢文賜八十米肉唐玄宗七十八十賜帛絮几杖仍以十計即社會中人計年不計十如耆英張壽年七十富弼年七十九至道李運年八十張好問年八十五類其為非生日前後總一轍也

此惟唐玄宗時張說請于上萬壽日名千秋節此實古今慶生日之始事然而諸王大臣以下及士庶皆不之及則仍是古帝王孫行一節其與明代以後比戶稱慶無是禮也春秋記魯莊子同生是記生日始事然不立慶禮故予謂自古鍾生宜有生年月日傳于世者獨孔子一人他可無有然而孔子生日猶無實據至今不得明定為何年何月何日考春秋三傳左氏但記其卒日不記生日而公羊穀梁則並記之乃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

冬記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則明與春秋本經月日大相悖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以庚距庚相距十日今由庚辰至庚寅由庚寅至庚子相距秪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為十月朔而傳乃以庚子為十有一月是一月秪二十日天地無此時古今無此歴也

穀梁不記十一月似乎有見但于十月後間記曹伯來朝公會商任兩條盡十月之事而後及孔生則仍在十一月内與公羊同

若史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直差一年

司馬索隱曰公羊作二十一年而此饒一年者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故誤也此尤可怪者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為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為夏正之正月者真笑話也

至作通鑑前編者且直造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不可問矣

故古年月日無全見者秦始本紀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故名政政即正字然不知何日孟嘗君傳田文五月五日生以為不祥顧不知何歲若夏啟呱呱在辛壬癸甲之後屈平自叙惟庚寅吾以降則且有支干而無月日

惟六季後作墓銘者記卒葬之日必逆記生時則往往及之然史集殊文慶弔殊禮墓闕之言非所常道故明代喪禮亦妄據墓文直以所死與生日謬稱忌日古忌

日不祭而今且生忌死忌分作兩祭此在作婚喪禮者尚有知其非而痛闢之秪生日之慶無敢議者予嘗曰此明代惡習亟宜屏絶即以文集觀之唐後作序者無所不序而獨不序壽近即儼然有生日序見文集間則其非古法端可驗也

予不幸犬馬齒長客有以慶賀來強邀者予卧床口授而敬謝之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三